



萧瑟秋风

尚濂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萧瑟秋风

尚 濂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瑟秋风/尚濂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5

ISBN 7-5059-4212-3

I 萧… II. 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44281 号

书 名	萧瑟秋风
作 者	尚濂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莘
印 刷	北京文星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5 印张
印 数	0001—3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212—3/I · 3282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前 言

这部书稿，从2001年8月底动笔，到2002年8月初刹稿，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全是躲在山坞里写的。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时间虽然长，但整个写作过程却是轻松的：没有压力，提笔搁笔全凭当时的心情和兴趣；也不必穷思苦想，因为写的全是我最熟悉的题材，所经验过的生活，提起笔来，就会有许许多多的鲜活的生活场景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供我选择和加工。所以，写作过程也是一次愉快的情感之旅。但是，写作不光是表达情感，也是理性的沉思。一旦进入了理性的层面，我那早就有的忧患意识就如滚雪球一般沉重起来，因而整个写作过程又是一次沉重的精神之旅。使我沉重的，无疑是目前仍未得到遏止的官场腐败。

腐败是什么？腐败就是公权私用，也即人们常说的以权谋私。公权私用，在任何制度下都会出现，但那种零星的以权谋私个案，纵然谋取的私利价值达几千万几亿元，也不会威胁国民的生存，不会动摇国家的根基。只有公权私用成了严重而普遍现象时，危亡才会迫近，并被正直而清醒的人们首先感觉到。

公权私用到了普遍而严重的程度，表明国家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没有被官员们所认同，或者是口头上认同，行动上加以拒斥；表明了法纪和政治道德的制约作用软弱无力，甚至丧失了作用；官员道德堕落，公正与廉耻之心被虚无化，

是非曲直的客观标准被抛弃，代之以个人私利为尺度，去裁量一切。到了这时，维系社会的只能是权力和对暴力的恐惧，国家的分崩离析也就为期不远了。

当然，尽管目前我们的官场腐败普遍存在，由于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措施，所以还没有到那种可怕程度。但是，如果不能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遏制腐败的蔓延和加重，危亡的到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本书所反映的腐败，不仅仅是个案的严重性，更带有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存在的普遍性；不仅是个人品质上的劣根性表现，也是体制结构性缺陷的产物。私欲或者运用权力在幕后寻求满足，或者装扮成公心，公开侵淫社会正义和公认准则，采取各种方式把法纪变成权力的仆从，致使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陷于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的灾难之中。而正义的力量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能够预见的恶性膨胀。正邪两股力量的冲突和较量，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不讳言，此书带有很强的纪实性。书中主要事件，都来自本人所经历过的真的事实，当然不是把真实原封不动地搬进书中，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加工和改造。但书中所有人物，都是虚构的，不会真实具体地存在现实生活之中，仅仅是一个可能的存在而已。尤须指出的是，本人曾担任县级纪委书记，书中的主角黎春义也是县委书记。尽管在黎春义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我本人的思考，本人的情感，甚至本人的某些言行。但不能因此就说，黎春义就是作者本人。黎春义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理想式的人物，一个人格相当完美的艺术典型。现实生活中人，极少有人能达到他那种完美程度。作者从自己感受最深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实中撷取创作素材，加工构造成作品，这是任何作者都无法逃脱的创作路数，我自然不会例外。

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审美。我可能过多地赋予了这部书

以认识功能。使作品含蓄不足，显露有余。文学同道有的看后也再修改了。

作者

(一)

快两个月了，白竹财上床再晚，也是双眼圆睁，过了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一会。天一亮，又醒了。冬天的夜，寂寞冷酷而又坚硬如冰，逼得人和动物倦缩一隅，不敢随意动作。被褥里是温热的，但白竹财的心里一直如冬天的夜一样阴冷。他重重地呼出一口气，伸出左手压在妻子的身上。温玉莲动了动，表示她醒了，知道了，向他挪了挪身子。丈夫的手在她身上摩挲了几下又停顿了，人似乎重新睡过去了。温玉莲用肘部撞了撞丈夫的肋下，白竹财握住她的手臂，轻轻地又象自言自语地说：“不知怎么回事，人好象突然老了，刚有点行的样子，一下子又沉下去了。”温玉莲侧过身去，半个身子压在丈夫的身上，一只手如泥工粉刷一样抹来抹去。手是粗糙的，似锯锉，丈夫的感觉是细腻的。丈夫说那意思沉下去了，她的手探遍每个角里角落，要把那沉下去的东西提上来。丈夫积极行动，妻子努力配合，二人相扶相携，向那风光绝佳，令人兴奋颤栗的峰颠攀去。丈夫如一重病患者，气喘吁吁，虽有妻子的扶携，拼尽全力，只登到半山腰就支撑不住了，似乎一下子从山上摔到了山洼。两人都出了一身的汗。白竹财说：“自在了。”语气忧伤而无奈。然后是沉默。两人一动不动，如沉入了黑暗的无底洞，似乎进入了永恒的死寂中。

毕竟沉默令人难以长久承受，温玉莲冒出一句：“都是

告状告的！”丈夫仍不吭声，“叫你算了算了，你就是不听。看你，身体都垮了！”温玉连埋怨着，语气既担心又伤心。

“现在说这话迟了。”白竹财说。

妻子的话，白竹财承认是有些道理的。他一直是这个有80多户人家的东岗村最健壮的男人。活了54岁，从未生过大病，连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也极少。耕田种地的功夫在村里数一数二。床上的耕耘也罕有其匹的。年轻时不必说，50多岁后，依然保持较高的频率，丝毫不勉强自己。

三个多月前，他指着村支书任早秧的鼻子说：“我要去告你！”

这天，下了立秋以来最大的一场雨，风声呼呼，电闪雷鸣。白竹财从外地出差回来，才知道上了任早秧的当。第二天，他真的往乡政府去了。他清楚地记得，他骑着破自行车，迎着夹着雨点的强劲秋风，在泥宁的路上行走，十分吃力。12里的路程，竟然骑了1个多小时，比走路快不了多少。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路的难行，竟具有象征意义。从此他跑乡里，跑县里，踏上一条茫茫难见尽头的路。

也是从那时开始，延续了几十年大致不变的夫妻间的性生活节律突然紊乱了，中断了。妻子常在身边，女人却被他遗忘了。偶尔记起来，却又兴趣索然。勉强打起精神来，也是为了安慰一下身边的女人，一点乐趣都没有。而现在，竟然丧失了这种能力。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没有什么比丧失这种能力令人自卑和难堪的了。妻子说，都是告状告的，有些道理，但这个说法不恰当。白竹财心里清楚。如果说一告状就如阉割了般丧失做男人的天然权力，现代的太监也就难以计数了。光是白竹财认识的专业户般的告状者就有上10个，临时告一两次的，每个乡都有不少。全国加起来，可组成个小国家。若是这些人成了假男子，计划生育政策就可以放

宽一些，但这根本不可能。妻子说，身体垮了。垮倒没有垮，只是吃饭无味，睡觉不沉，并没有生病。他猜想，快活事快活事，不快活就不能来事。准确地说，是因告状无效引起的不快活——愤怒、苦恼、不解引起了阳痿。一旦某日了却了心事，快活了，白竹财还是以以前的白竹财。所以，他虽也有些忧虑，但只是一瞬间的事，并不太在意。妻子玉莲就不同了。不光担心绝了一直温馨和谐的夫妻生活，也担心他的身体真的垮了，家庭失去了支撑。小儿子白长景早到了娶老婆的年龄，可是老婆还不知在何方。农村人娶亲至少要3-4万块钱，可是钱也不知在何方。从内心深处来说，前种担心更会使她慌惑。因为儿媳总是可以找到的，钱也是可以积够的。男人的能力丧失了，要招回来可就难了。她还是47岁，现在吃、穿、用都不愁，如果傍着男人受寡，该是生活中的大不幸。

白竹财掀开被子，拉亮电灯，边穿衣服边下床，玉莲一把抓住他，说“外面还是黑的，你到哪里去？”白竹财甩开她的手，穿好了衣服才说：“往县里去，找书记。”温玉莲呼地坐起来，说：“你不能去！”白竹财出了房门，又拉亮厅堂的灯，丢过一句话来：“莫说，快弄点吃的”。温玉莲知道自己说也是白说，拦是拦不住的，也不敢蛮拦。几乎是带着哭腔说：“你人成这样子了，自己死活都不管，还去管村里的事！”见妻子要哭的样子，白竹财心里也有些感动，出口的话也柔和许多了，并挤出一点笑放在脸上，说：“我人不是好好的吗？”玉莲说：“还好好好的，好什么，好！”白竹财仍僵硬地笑着说：“老古话，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就是有点小毛病，也是正常的，用不上着急。就算我有病，那也要去县里治呀。”玉莲说：“先去治病，我陪你去！”她也去的理由很充足，有事实给予支持。白竹财根本就不想让她去，说：“我不是三岁两岁，医院里又没有

你的亲戚朋友，你陪我去有什么用？”玉莲执意要去。白竹财做了个空头支票式的保证：先看病，然后才去找领导，凭医院发票回家“结帐”。

这时，对面房间的灯也亮了。儿子白长景也起了床，要去葛沅镇小煤窑挑煤。

这个镇是全省有名的煤区。这几年，几家国营煤矿越来越不景气。私人的小煤窑则蓬蓬勃勃，在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凿了几百个窟窿，蚕食国营煤矿的采矿区。有暴利可获的小煤矿老板，不太理睬有关法规，安全设施极差，使这些小煤窑成了腌肉缸，群葬墓，不知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白竹财夫妇很担心，却无法阻止儿子去挑煤。子女大了，父母的话只能做个参考，甚至只是壁上呵气。

天刚亮时，白竹财拖着板车往东走，儿子骑着自行车往北去。

当初白竹财阴着脸，气呼呼地回到家中，说明天去告任早秧时，温玉莲吓了一跳。待白竹财说了事情原委，玉莲说：“这个人，太胡闹了，应该去告他！”有力地支持了丈夫。她嘴里这样说，心里却是虚的，人家毕竟是5个自然村，500多户的村支部书记，据说靠背硬得很呢。同他作对，多半结不出甜瓜结苦瓜。她也说去告，是因为夫唱妇随惯了，也想顺着丈夫的心思，让他的脸放晴。既然说了这话，后来丈夫往乡政府跑也就随他了。可是跑了两个多月，也数不清多少次了，人跑瘦了，病了，田地荒了，老婆也荒了，却毫无结果。她开始后悔了，并婉言劝阻丈夫。丈夫说：“已骑上了虎背就得跟虎走，没有退路了。”

往县里跑，记不清第几次，往乡里跑次数不多，耽误的时间多。先找纪委书记，后找乡长。姜勉也派了人去了解，最后是无声无息。再后来找书记杨荣昌，他不是出差就是离职学习，直到前不久才找到他。

在乡党委书记里头，杨荣昌算是老资格了，40出头，人偏高也偏瘦。额头上的皮折了几折。瘦子当乡官，要少挨些骂，少受“吃多了好处”之类的话。他熟悉白竹财，知道这个最基层的干部找他，一定有要紧的事。就请白竹财坐下，并为他倒了一杯茶。自己拿出个本本来，说：“什么事，你说吧。”

白竹财说：“我是来告状的！”

向来忠厚本份的人也来告状，真是邪了。杨荣昌投向白竹财的目光全是感叹号和问号。“你告谁的状？”杨荣昌这样问，说明乡纪委书记和姜勉没有向他通气。

“还能是别个，任早秧！”

白竹财把自己对乡纪委书记和乡长讲过的内容又重复一遍：一、骗取政府水利经费，去开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水渠；二、违背党的政策乱集资，加重农民负担；三、与包工头相勾结，有贪污受贿行为。

3月初，村支书任早秧在全村干部会议上，提出劈开北山，开一条水渠，把东沅水库的水引到莲池和李坂两村去。他说：“这是10多年都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我打算不再让它遗留下去！”

在这之前，任早秧已放过几次风，白竹财也听到了，以为他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现在当真了。这人是怎么回事？没事找事，是不是闲得骨头痒？找事也得看看深浅，除非下了水不准备上岸还差不多。

任早秧说：“筑东沅水库，莲池和李坂两村同样投了劳，村民要求开渠放水，合情合理。”

西岗的何太贵忍不住先放一炮：“支书，水是不够的，考虑清楚，莫做白功夫！”

任早秧白了他一眼，说：“水多水少，大家合理分摊，

摊多少，是多少。水渠通了，那边的提灌站并不撤销，可以综合利用嘛。更重要的是，水到了山梁北边，过去一年种一季的可以种两季，大片缓坡可以开发种果树，这将是我村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促进我村经济大发展！”

任早秧很能说，任书记只一年多一点，那些大领导开口必说的名词概念如“大农业”呀，“跳跃式发展”啦，“产业结构调整”呀，“高产优质特色农业”啦，等等，好象用绳子串好了，一扯一大串。这样，开水渠的意义就不光是放水抗旱了，而是关系到农村经济能否大发展的大事；也不仅仅是双岗一村的事了，而是关系到整个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大局了；不光具有经济意义，而且也具有政治意义了。

“开这条渠，县乡领导高度重视，计划大量拨款，预计是6万元。当然，6万元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无疑得要集资……”

“支书，不要我们拿钱，管你怎么弄”，何太贵说话嗓门大，大家都叫他高音喇叭，“要村民拿钱，先把建电灌站的帐算一下，把我们村投进去的钱还给我们！”

双岗村委会由中坪、东岗、西岗、莲池和李坂5个自然村组成，中坪最大，近200户，是村委会所在地。其他4村大小差不多，都是山里人家。这里山多不高，相互间距离4~5里地，一道山梁把莲池和李坂隔在北边。各自然村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村小组长。每次开会，一涉及各村利益问题都要争吵不休。嚎得最多也最起劲的就是这个何太贵。

何太贵还没讲完，莲池村的胡地平抢着说：“高音喇叭，你还提建电灌站的钱，做东沅水库我们投了多少工，你算过没有？10多年来，我们北边两村花去的电费40多万元，比你们的多开支两三倍。这个帐我们没找你算，你还要倒打一耙，要算我们的帐，反了阴阳啦？”

何太贵任村小组长10几年，人极粗豪，头脑却不精细，但他办事公直，无所畏惧，村人就是信任他。这时被胡地平抢白一顿，吱吱唔唔说不上劲了，就乱骂：“狐狸精，谁没有帮人做过水库，这有什么好说的？！”

胡地平是个40出头的粗壮女人，别人都依她名字的谐音叫她“狐狸精”。她的身架，作派与男人无异，尤其是她那泼辣豪爽劲，比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将她与男人区别开来的是她胸前两个硕大无朋的肉冬瓜。别人喊她狐狸精，她不但气，反而应得甘甘甜甜：“哎——”声音拖得长长的。她真想“狐”一下，以博得男人们的欢心。象她这样走路咚咚响，手甩到墙上也撞出一个窟窿眼的女人，想“狐”也“狐”不象，弄不好反而张牙舞爪有几分象狼了。何太贵老拿她开玩笑，一次会前说：“狐狸精，你的老公的胆子真大呀，你这样的女人他也敢要？”胡地平骂：“放你娘的屁！能娶我做老婆的男人，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人，我把他当做珍珠宝贝一样含嘴里呢。”何太贵骂：“含个鸡巴！”众人立即笑了起来，抢着说：“那是不错的，那是一定要含的！”

何太贵与胡地平嚷个不休的时候，白竹财瞟一眼中坪的朱应水，他仰在椅背上闭目养神。这个年轻人不爱说话，一旦说出口，就很难听，阴头阴脑，大家都叫他阴司鬼。他与任早秧连着亲，是不会开口的。

待胡地平和何太贵不再争了，任早秧继续说：“胡地平的话证明了开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北边两村向东沅水库投的劳，由投资他们的电灌站得到了补偿。这两村真正吃亏就吃在电费上。与南边的三村相比，这10多年来，多开支近20万元。今天他们并不要大家平均分摊这笔钱，只要求大家让他们开一条渠，也享用本该享用的东沅水库的水。这样做难道不应该吗？这条渠开好了，历史的老帐也就结清了，不公

正的历史结束了。更加重要的是，为今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坦途。”说完，瞟了一眼白竹财。

这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千年冤案，一朝昭雪。展望未来，风光无限，谁还有闲话说？任早秧话音一落，胡地平就表态：“说得好，本来就是这个理！”白竹财心里冷笑了一下，这里哪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倒是在借历史生问题。但他并不急于发言，只管眯着眼吸烟，他希望其他人先说，说到关键上。其他人，包括村主任、会计、营长、妇联主任、支委，如焖饭一般焖了起来，庙中泥塑一般，不说也不动。凡涉及村姓的利益的事，5个小组长如联合国安委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有一人否决就做不了决定。朱应水不吭声，何太贵嗓门虽大，要他转风也容易，白竹财不能再沉默了。

白竹财灭了烟蒂，说：“东沅水库按当初设计，全大队2500亩水田都应受益。实际上呢，雨水多的年份保南边3村的1700亩略有盈余，大多数年份能灌1500亩就谢天谢地了。大家都清楚，1977年建的水库，到现在18年了，只有一年溢了洪，14年是装不满。全靠盛天水，聚雨面就那么大。目前灌南边3村，已是7寸的皮蒙8寸的鼓，哪里还有水放到北边去？正因为水不足，后来才由全大队出资为北边两村建了个电灌站。虽然北边仍有100余亩的高岗田抽不进水去，用电开支也大，这毕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当初如果按设计开了水渠过去，5个村平摊用水，那样每个村都有一小半田缺水，就得再建几个提灌站。而东岗一到天旱，就根本无水可提……”

说到这里，任早秧截住说：“我刚才没把话讲完。这开渠是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是扩容，就是将库区东南边的大片山盘山开沟，把落到这大片山上的雨水引起东沅，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白竹财着实吃了一惊。开沟引水扩容，不是讲梦话吧？

就说：“扩大库容，过去不是没有考虑过，实际上，那是一厢情愿的事。除非政府不计得失，不限投资还差不多，不然是不可能的。”

胡地平将手中的茶杯当地一声顿在桌上，说：“白老大，不让开渠可以，我们两村每年多开支一万多元的电费，你说该怎么办？！”

白竹财微笑着，掏出一支烟，点上火，满不在乎地吸了一口，说：“过去怎么办就怎么办，怪你们祖宗住错了地方。”

胡地平霍地站起来：“你怎么这样讲话呢，老兄？！”

白竹财瞟了她一眼，说：“你不要起火，狐狸精，听我把话讲完。北边两村每年多开支一万多块的电费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东岗的损失比你们还要大。”胡地平双眼瞪着他，白竹财边吸烟边说：“水库淹了我们多少田？110多亩哇。北边两村，淹了多少，恐怕不上5亩吧？”

“对对对！我们西岗也淹了40多亩！”何太贵连忙插一句。

“那有什么好说的，推了你们产量的。”胡地平说。

所谓推了产量，就是被淹面积按产量计算的农业税收和余粮任务数被免除。

白竹财盯着胡地平说：“狐狸精，别把别人当小孩，农业税有几个钱？种一亩田，扣除成本，一般可以赚300元左右，少的也不下200元。就按150元计算吧，一年损失也是16500元，18年了，总数是多少？你们那是电费算什么？”

何太贵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兴奋地喊：“太对了，我们的损失比你们多得多！”

这时，口中不说，心里反对的人，脸上露出了笑容。身子也柔软了。泥塑还复了肉身。任早秧的脸上滴得出墨汁来。

会议开到这里，再也开不下去了。

到了5月底，任早秧特意将白竹财请到自己家里，拿出酒菜，边吃边谈，任早秧态度客气，也很谦恭。说：“那次会议听了你的话，我打算放弃这项工程算了。没想到，乡政府把它作为农业开发项目报上去后，县政府把它作为水利冬修的重点项目，明确指示水利局优先安排经费。”白竹财不太相信地问：“有这事？”任早秧从搁在香案上的包里掏出一份《县长办公会纪要》来递给白竹财，说：“你看看，都在这上面。”白竹财在打了杠杠的地方瞄了几眼，一点不错，如任早秧所说。心里惊诧不已。抬头看任早秧，他满脸是笑，加上掩饰不了的得意。白竹财心里叹道：“这完全是胡闹！”任早秧收回文件，说：“看清了吧，自筹资金的事，也特意载上了。虽然下拨多少钱没有定，我估计不会少于8万元。前天乡扬书记还特意交待我说：县委县政府那么重视，村里要积极行动起来，认真落实《纪委》的重要精神，该集资的还要集资。看来，我也是骑虎难下了。”说到这里，他端起酒杯：“来，我们共同干一杯。”说完，一仰脖子，喝了，继续说：“到了这个程度，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只有风雨同舟了，还请你支持一下工作。原先我计划每亩田集资60块。如果你认为多了话，就少一点，35-40块，行不行？”

白竹财做梦也没有想到，县里连简单的勘测设计都没做，就凭任早秧一张嘴定为重点工程，好像钱多得没处用似的。从这点来说，这个年轻人本事也真大。曾听说他有个娘姪是宾馆经理，很厉害。难道靠的是她？不可能吧，再厉害也是个管宾馆的，又不是县长、付县长。心里这样翻腾着，连任早秧最后几句话也没听清，待对方重复一遍后，他才没好气地说：“任支书，”不叫名字称职务，距离自然拉开了。我的态度早在几个月前就表明了。如果这条渠真的修成了，

今后5个村争水会出人命的！”任早秧笑着说：“不会的，你放心，拿到这个项目的钱，下次再争扩大库容的钱。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再来个第三次，第四次，自然不成问题，我有这个把握。反正是共产党的钱，你不争别人不会送给你，你争不来用，别人也不会见你的情，反而说你无能。你争来了，还说你有本事，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个年轻不赖呆！话讲到这个份上，又有了那份会议纪要，杨荣昌的指示，白竹财理直气不壮，知道再拦也拦不住了，就说：“北渠开好了，扩容工程是后一步的事，即使县里愿意投资，那一年才能完工？除非能做到扩容工程不完工，北渠不放水，不然，后患无穷。南边3村，现存的灌溉面积得不到保障，就让北边开渠放水，打死人也不会同意的。支书，不管你怎么弄，这一点半点也马虎不得，你得拿出具体的保证措施。要是出了大事，责任全到了你头上。要村民为这样的工程集资，我想不通。上级要压我们这样做，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任早秧说：“防止争水，很容易做到。北渠留一节不挖，待扩容工程竣工了才疏通，不就什么矛盾都没有了？至于集资要通过村民大会，这一点我尽量做好工作，估计没问题。”

白竹财提出，实在要开的话，必须留200米不开挖，任早秧同意了。

说实在的，对任早秧这个人，白竹财过去一直是比较赏识的，他还不上30岁，脑子和口才都呱呱叫，为人处世老道得很，后生的模样也长得俊。20出头时，他就在乡所在地开了间小餐馆，不久又无师自通修起了摩托车。大约是赚钱不多，两年后去打工了。有人问他在深圳做什么，他说是大宾馆保卫，背后有人说他是当“鸭子”——男妓。前年他的母舅吴田仔调南筇乡任副书记，他立即回来，成为乡政府政法办的一名成员，跟着大家去牵猪撮谷，抓人罚款，吃香